

1994年,当代艺术家蔡青和翁奋在海口街头合作推出行为艺术作品《距离》,就在他们的对坐对视中,当代艺术开始进入海南。然而20年过去,海南当代艺术依然面临“缺资金”、“无场所”、“少认知”的困境

# 海南当代艺术“新芽”难长大

这两年,“当代艺术”在海口成了一个热词,也开始有资本在试探投资。尤其从去年底开始,海口骑楼老街经过改造,有了作为海南当代艺术和文化催化平台来打造的骑楼艺术空间。如今,这里已成为海南当代艺术的“根据地”,无论是去年的“国际当代艺术展”还是今年六月底刚刚收官的“今天,在通往未来的路上”的当代艺术展,海南的当代艺术家们都借助影像、装置、绘画等不同形式,通过直觉方法为椰城的观众带来一场艺术的狂欢与思想的盛宴。

## 海南当代艺术缘起 起步较晚,缓慢前行

“当代艺术”在时间上指的是今天的艺术,在内涵上也主要指具有现代精神和具备现代语言的艺术。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活跃的一种主流艺术表现形式。当代艺术家马杰说,当代艺术其实代表的是一批先锋艺术家们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的创作历程的代名词,他们将生活视觉化、文化思想化、生命体验化,展示出对未来的一种不畏困难的探索精神和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在海南,当代艺术起步较晚,且进入海南时是一种软着陆的方式,因而虽然至今没有进入过商业化的阶段,但一直在缓慢发展,没有商业利益的浸染,在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在艺术学养上就不会先天不足。

艺术家蔡青说,在1989年从海南移居德国之前,他曾在好朋友翁奋的宿舍中借住了半年。从1993年起,他常常在冬天从德国回到海南度假,此时都会找翁奋谈艺术、做作品。1994年,蔡青和翁奋合作了一件作品《距离》,在海口最热闹的三处地点,他们俩拉开2米距离,在一块白布上对坐,静默地对视,在两人之间放着一个不停急闪的警灯。在解放路表演这一行为艺术时围



↑翁奋的当代艺术作品《骑墙》系列。一个女孩骑在一堵墙上,从远处观望一座城市的诞生,背后是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入思考。



↑海南当代艺术家翁奋。



↑2014年艺术家马杰在海口郊外点燃他买来的一堆煤。马杰说,已燃烧、正在燃烧、未燃烧的煤,在形态上不会发生变化。



↑王小飞六桂地作品《城市地标》系列。



学斌在工作中。海南年轻的当代艺术家黄学斌在作品中。

### 相关链接

## 海南当代艺术家与他们的作品

2006年艺术家刘军来到海南特殊教育学校,通过绘画和那里的孩子进行一场交流。刘军邀请这些具有不同禀赋的孩子根据他提供的词语自由绘画,并把他们的作品带到美术馆中去展览。其中一位有视障的孩子说:“我看不到我画的是什么”,刘军说,在美术馆欣赏你们作品的人看到了你们“心中的影像”。

诗人蒋浩于2002年移居海南。2011年开始他把自己的一首诗《海的形状》翻译成英语、德语、日语、法语、韩语、维语、粤语、俄语、西班牙语、四川话,共10种声音语言。随后他分别请10位来自英国、德国、日本、法国、韩国、新疆、广东、四川等持不同母语的朗读者在不同时间朗诵这同一首诗。作者把这些朗诵诗歌的声音合成到一个轨道,并把他拍摄的朗读者们的口型组合到一个画面,在不同时间里变化的口型图像形成了成海的细微波浪状,随声音的消失而消失。蒋浩说,这里的一种声音,可以是近于抽象的弗罗斯特所说的节奏,它不一定指向具体的种族、事物或事件,也可以说诗歌是所有语言抽象出来的声音共同体,它既在具体的、独立的语言中,但其核心声音又是超越语言和语境的,这种超越也可能是无实际意义的。

2007年由于海南文昌市东郊镇泰山村周边的部分地区计划被建成中国最大的商业卫星发射中心,整个地区被规划为一个卫星城,当地农村因此将会被拆除和进行新建设。2010年3月“拆了旅行社”在当地成立,它是一个艺术实践群体。通过旅行、造访、互动式讨论及现场活动来对不同地区进行观测和体验,并激发访问者和当地公众形成对自身环境的自我审视。

当代艺术家王小飞于2008年成立六桂地小组,小组成员都是美术专业出身的海南人。王小飞总结六桂地的创作思路——关注一个社会事件,并思考这个事件背后可能引发的问题,然后讨论如何创作。

2014年12月31日,找房团成员发起了以合租工作室为由的创作行动。这次行动开始没有设定任何具体的创作目标,仅明确了大家共同分担房租、水电费等工作室费用支出,然后将这个空间提供给急需工作室的人使用。我们把这次的行动命名为“找房团”。

2015年艺术家唐浩多在海口骑楼艺术中心展厅的地板上铺满了稻谷。一个源于他记忆和经验的生活现场开始发生演变。因为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每天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忙于浇水、除草和捉虫。或许我们会突然怀疑这是否是一件艺术作品,刚好这同时也是艺术家要问的问题。

年轻艺术家云胜,喜欢把自己“生产”的图像发送到博客、微博、微信等各种自媒体,每天几乎2小时他会发送一张图片。有他拍摄的照片、免费为网友书写的博客ID、免费为他身边各种朋友所做的设计稿以及他写过的笔记等,他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变成了图片。自2007年开始,他把自己以前所有的笔记做了整理成独立杂志《1996》,如今已经做出了18本。他干的不止这些,如果有人对他的东西感兴趣并访问他,你得到的或许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但一定是幽默轻松的句子。正如他所说的“忘了我,我已死”,只有句子和图像。

(黄学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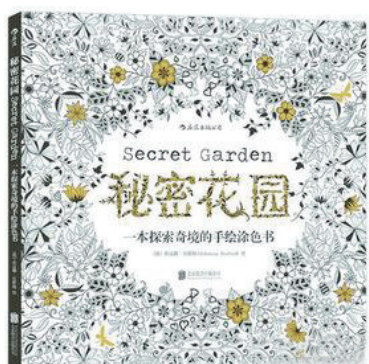
### 文化时讯

## 海南4作家 跻身中国作协新成员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杜颖)记者今天从中国作协了解到,2015年中国作协新发展会员431人,其中,王妮、杜斌国、郑文秀(黎族)、黄卫(柳下挥)4位海南作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

据介绍,新入会的海南作家擅写散文、随笔、诗歌和网络小说等写作形式。特别是80后青年作家黄卫(柳下挥),曾在网络上连载多部长篇小说《市长千金爱上我》、《求爱大作战》、《近身保镖》等6部,并签约出版,是较有影响力的网络作者。至今为止海南省的中国作协会员达80名。

### 南海评弹



## 别让书本成为人文教条

■ 谢湘南

如果说目前图书市场上哪种书最火,恐怕要数以《秘密花园》为代表的涂色书了。在各家书店,这些涂色书几乎都被摆在最醒目的位置,还有不少跟风之作接二连三地上市。但在上周,偏偏有人和这些畅销读物叫起了板。广州一家名为1200bookshop的书店郑重声明,“将《秘密花园》全部下架,后续的《魔法森林》等涂色书,也一律拒绝。”这家书店停售涂色书的理由只有一个:缺乏人文养分。

涂色书《秘密花园》最近的流行,让我想起2012年台湾远流出版社出过的凯莉·史密斯的《做了这本书》,这本书的页面基本是空白的,空白的页面上有一句指令,比如“在页面上穿洞”、“剪下来穿成环”、“用针线缝起来”、“涂上胶水”、“贴上回纹针”、“滴上咖啡”、“带书去散步”、“记录晚餐的食物”,甚至还有“将嚼过的口香糖粘在这一页”……我在香港成品书店逛时,看到此书也排在了生活类畅销书的首位。

《秘密花园》与《做了这本书》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他鼓励读者去参与书中的内容,只是前者能参与的内容是较为单一的涂色,后者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无厘头,甚至是突破常规的“搞破坏”。用书的宣传语讲是“鼓励读者以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找到新的方式发挥想像力,真正享受艺术创作的乐趣”。

好了,《秘密花园》与《做了这本书》都宣称与艺术创作有关,好吧,我们就相信它们跟艺术有某种关联,我们相信《秘密花园》是幼稚园的卡通式的艺术,而《做了这本书》则是成人的欲望式的后现代呈现。它们成为我们时代的必需品,成为体验经济在图书出版这件事上最直观的体现。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这里,购买《秘密花园》的大多数是成人,他们购买的一大理由是涂色减压,好吧,原来《秘密花园》里并没有什么秘密,有的只是一片测量压力的花式图表。这就很好理解了,国人生活压力大,这次终于找到一个廉价减压阀门,不至于被压力逼逼着一个个去跳楼,《秘密花园》真是功莫大焉。

《秘密花园》在内地畅销了,《做了这本书》却并未见在内地出版。为什么?这或许是因为《做了这本书》的宣传路没找对,完全不了解内地人民的生活压力指数啊。作者要“鼓励读者,突破自我,走出框架,不拘无来大胆勇敢尝试,体验生命的各种可能性。”这种宣传语真不如减压来得实用。

《秘密花园》设定了框架,让参与者乖巧就范,而《做了这本书》却相反,鼓励人们突破框架,甚至离经叛道地,命令读者“如果爱它,就往它身上吐口水,就把它撕掉”,这太不适合内地人们的价值观了,太疯狂了,不像如今娱乐至上的人们的品位了。

然而,如果有道命令让我在《秘密花园》与《做了这本书》之间二者必选其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秘密花园》,因为这带给我更多恶作剧般的快意。我选《秘密花园》不是为了涂色,而是要照着《做了这本书》上的指令,往它身上“吐口水”。一切书本都不应该成为教条,就像流行与娱乐也不应脱离自我的需要。如果你买这本书,能让你审视自我,真是善哉!至于有书店为了表达人文主义立场,而将《秘密花园》下架的行为,也是人文的教条,或者跟人文也全然没有关系,只是制造营销的噱头与秀场。



关注《文化周刊》 扫描二维码